

謝獻

疊山

集集



謝疊山集

謝枋得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集山疊謝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原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龔勝。并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扣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并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閒進士。對策卽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時。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爲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鑄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旣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逋播閩嶠。賣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尙以爲摩霄之鶴。可繫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者。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爲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爲二甲第一。卒之後。先殉節。科名爲有光矣。先生嘗著詩疏。易說。批點檀弓。唐詩。陸宣公奏議。文章軌範諸書。予恨不能盡得其原本。而闡揚之。而獨存其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乎言表。後之覽者。能無興起於斯文。而歎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者。自商、周以來。合四人如出一轍。

謝疊山集 原序

二

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一作柴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景定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銜之上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妄訛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

中。日麻衣躡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懷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特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達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蔬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閒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

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趨進抱父屍亦死。

謝疊山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程雪樓御史

上丞相留忠齋

與參政魏容齋

與李養吾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與劉秀巖論詩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

薦寫神黃鑑堂

與菊圃陳尙書

啓

代賀宗臣正

謝疊山集 目錄

謝宋亦山惠米

謝人惠紙衾

謝惠醋

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

送方伯載歸三山

送黃六有歸三山

交信錄

重刊蘇文忠公詩

贈地理楊南川

記

寧庵記

東山書院記

圓峯道院祠堂記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說

秋旦說

江仲龍字說

跋

鷺州書院記跋

大學解義跋

蕭冰崖詩卷跋

梅野起居啓補

謝疊山集卷之一

宋 謝枋得撰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棄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祿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古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識詩書。頗知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闐闐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

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閻徐方直起復爲尙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笮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淒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留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尙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待知己。某敢不避誅斥。

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止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廐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効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尙書省指揮。江浙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懷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

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紃，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黏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懇，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儉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旣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過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腳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孀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衆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